

也談汪精衛

陳致遠

讀中外雜誌二二二期（七十四年八月號）「陳璧君的末路」，及二三期（七十四年九月號）「汪精衛的最後一個謎」兩文，對汪、陳有生动翔實的報導，茲就筆者所知，再行補記一二，以供中外讀者參閱。

巧言令色騙取同情

古今中外的政治人物，無不注重講話的藝術，使人產生同情心、向心力。汪精衛這個人尤其重視講求說話的技巧，他在這方面確有其獨到之處，够得上「巧言令色」而無愧。

汪精衛的儀態神姿非常端莊俊秀，言詞溫文婉轉，一旦與其接觸，自然能產生親切之感。汪精衛具有一項特長，即令是他的政敵，祇要與其相談一陣子，原本的怒氣與不滿會自然煙消雲散。汪精衛甚能把握人類的心理，他從不單刀直入地指出對方的不是，反而先稱讚對方一番，讓你處於飄飄然的狀態中，他才在你無所防備下提出他的意見，如此很輕易的獲得了你的認同。

民國十七年，汪精衛從漢口到了上海，下榻於善鐘路七十七號。這時已是清黨之後，他在寓所舉行了一個記者招待會，目的是為自己忽而親共，忽而反共來辯說。他的講題是「容共與清共」，滔滔不絕地講了將近兩個小時。他先說：「我們為什麼要容共呢？那是遵奉總理的遺教；那麼，我們為什麼又要清共呢？那是尊重總理的精

神。」就這麼短短的兩句話，你用什麼理由來駁他。因為聯俄容共的確是國父孫中山先生所定的三大政策之一，但中山先生容共的目的是在幫助國民革命的成功，而不是讓共產黨趁火打劫。這樣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，他祇以輕描淡寫的兩句話來包括一切，說明一切，你能不佩服他的辯才嗎？另外一次是抗戰期間他搞「南京政權」的時候，他居然躬訪「滿洲國」。汪精衛最大的毛病，是領袖慾太強，情感容易衝動。其對於國家民族思想，未必完全無動於衷。當他抵達長春的第一天，被邀請對全「滿」廣播，他開頭的幾句就說：

「滿洲的人民，過去是我們的同胞，現在是我們的同胞，將來一定還是我們的同胞！」

如果想一想他弦外之音的含義，再想一想他當時的環境與立場，就無怪東北的同胞聽到廣播以後，大多數都為之失聲痛哭。

一念之差晚節不保

抗戰期間受日本操縱而成立的偽政權，無論如何不能得到人民的諒解。但他很聰明，仍然僱用國民政府的名義，同樣的體制，同樣標榜三民主義，掛起原有的國旗，而且提出一個響亮的口號：「總理北上時手定的最後政策，是實現大亞洲主義。」這樣一個聰明的人物，不能把握住大的方向，一念之差，晚節不保，令人惋惜！

民國二十七年（一九三八）十二月二十九日，汪精衛突由重慶飛往越南河內，發表艷電，響應日本近衛首相所提三原則，主張停止抗戰，向日寇求和，全國駭怪。吳稚暉致函陳璧君，蓋深知陳璧君對汪有特別的影響力，希望她勸汪懸崖勒馬，回頭是岸，信中說：

「汪先生近頃同在重慶，見其每週主會十數，訓話十數，此外焦勞電牘，款款賓僚，日夜無休，吾料其有病，今果病矣。病而小休，俟康復再膺艱大，衆所望也。惟要人行動，易為敵奸造謠，此時抗戰之初，以弱敵強，集中主力，待其消耗深入以殲之，此舉國共同信念，即彼利速戰速決，我利長期抵抗，已合四億餘人所定之國策。方使彼成泥足，渴欲求和，整旅再來，此如大相撲之力竭聲嘶時，太極拳方欲加以終手，乃反縱其休息，豈非岳飛十二金牌之痛，將令全球騰笑，萬世唾罵！」

「人有人格，國有國格，人為被誘而死，國為被誘而亡，均為民族之恥，引刀成一快，不負少年頭，人皆信元老之顏面，更重於少年頭也。汪先生病中不知外事，望先生速為清此污障，使天際永現真人，知先生必早為之矣。」

這封信措詞委婉而嚴正，不知汪精衛是否看到？因陳璧君常自作主張，這封信也許未達到汪的面前。不過，即令汪看過，奈因其中毒太深，亦未見得能及時回頭！